

历史的侧面

《民族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选萃

汤晓青 主编

本书精选《民族文学研究》创刊三十年来发表的代表性论作

勾勒出各民族文学及相关问题研究起承转合的线索与轨迹

一方面对 1980 年代以来的民族文学理论历程

进行一定的总结

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

留下可资参考的资料

为当下的理论动态和发展趋势提供前瞻性的基础和启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历史的侧面

《民族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选萃

汤晓青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侧面:《民族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选萃/汤晓青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097-7051-1

I. ①历… II. ①汤…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文集 IV. ①I207.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14445 号

历史的侧面

——《民族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选萃

主 编 / 汤晓青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张倩郢

责任编辑 / 张倩郢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4 字 数:380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051-1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刘大先

1983年，在中国的文艺领域，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关系的探讨正在热烈地进行着，而新潮的现代派和朦胧诗讨论已经渐成气候，同时“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的主流意识形态导向则笼罩在日益纷至沓来的文艺思潮之上。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办了一本专门以中国各个民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期刊《民族文学研究》。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动议始于1950年代初，但是直到1960年代初才逐渐形成编写各个少数民族文学史及文学概况为工作重心的研究雏形。老舍、何其芳、马学良、毛星、王平凡等人在这个学科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早期的思路旨在发掘未被彰显的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它们大多数以口头形式存在，也有很大部分被压抑的书面文本——同时增进各个兄弟民族之间对于彼此文学情况的了解，以及从国家知识体系的角度形成某种整体性的知识框架，服务于社会主义中国总体的文学认知规划。它可以视为已经在进行中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身份识别工作在文学上齐头并进的工作。当然，尽管赢得了少数民族地区文艺工作者的热心支持，这项迅速开展起来的工作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化而暂时中止。

随着社会主义激进试验时代的结束，作为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学得益于整个时代在思想解放和实现文学多元与自由上的努力，像其他大部分文学类型一样重新回到文学创作、批评与研究的生态中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年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2002年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的《民族文学》于1981年创刊，专门刊

发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隶属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民族文学研究》紧随其后创办。现在回过头去看文学史的这段故实，文学在改革开放时代起到了思想解放先声的作用，举凡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等思潮无不与当时的政治思想风尚紧密相关，少数民族文学于其间很受重视——《民族文学研究》甚至比《外国文学研究》要早创刊4年，不仅与诸如玛拉沁夫等人的努力有关系，更多是回应了多元化和民主化的意识形态要求。

1980年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整体上服从于国家文化规划，延续了1950、60年代的编写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思路，致力于整理发掘各民族的古代文学、民间文学材料，评介新出现的作家作品，并且做了少量的比较与译介国外相关研究的工作。这些内容反映在《民族文学研究》杂志中，就逐渐形成了直至当下的栏目格局，包括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评论、民族民间文学论坛、理论思索与建设、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学术著作推介、国外研究之窗、学术动态等。重新发掘民族民间的文化遗产，就当代文化思潮而言，与寻根文化思潮有着莫大的关联，回响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到民间去”的文化变革、改造和创新的精神。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彼时的少数民族文学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学科话语，它所包含的几部分内容，简单地比附于对主流文学学科古代文学研究、现当代作家作品评论、文学理论的萧规曹随，而暗含在研究话语背后的是“民族性”和“民族特色”等如果不加严格界定就显得颇为含混的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没有意义，事实上1980年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极大地扩展了既有文学研究的视野、增补的了缺失的材料、发现了新的作者与作品，更主要的它让许多族别文学的内容第一次出现在严肃的学术领域，从而奠定此后的民族文学研究大致格局。

“短20世纪”的终结与后革命时代的到来，让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一度陷入低谷。这背后自然有来自高层设计和政治管理的直接影响，而同时在汹涌到来的市场和经济主义浪潮之下，研究主体也纷纷流散。1990年，《民族文学研究》由双月刊改为季刊，持续了二十年，直到2011年才开始恢复为双月刊。如果硬要简单的划分时代，那么1990年代之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可以说是草创和发展期，但接下来的

二十年可谓进入到了一个持续而缓慢的内部萌蘖平台期。平台期往往被视为中国文学总体上的“边缘化”处境，它的问题不仅在于整个文学生态在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兴起的语境中需要重新谋求自身的合法性，调整文学与政治、经济及生活的关系，更主要的是文学研究需要找到自己的学术话语、知识生产与累积方式、以及再次进入历史进程的方法。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尤其如此。

如果说草创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合法性与主体性问题由于“政治正确”似乎带来了不证自明的意义，或者至少在已经呈现出来的学术论述中被结构性地遗忘了，因为它们作为国家文化规划的组成部分，本身无须考虑这些。但是到了世纪之交的社会大转型，随着多元主义的深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陷入了一种主体性的焦虑。为了消除这种焦虑，那些坚守和新进的研究者进行了各方面的探索。因而这二十年表面波澜不惊，其实暗流涌动，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老中青几代学人麇聚在《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办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里，以开放性的胸怀广收博纳、生发新知，逐渐形成了“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崭新局面，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参见已经编纂成书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话语——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十年精选集》。

所以我们看到，《民族文学研究》的三个十年，从草创到沉淀，再到转型，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逐渐实现了自身的研究主体确立和新的学术话语的崛起。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三个方向的流变轨迹：其一是从资料、文学史的踵事增华，到批评与理论的自觉探索，研究者在寻求一种“独特”的话语，让“少数民族文学”得以成立而区别于主流文学研究的话语。这中间经历了借才异域的尝试，比如国外少数民族裔文学批评范式的借鉴，而最为突出的是融合集体智慧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其二是得益于新世纪以来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起，发生了从书面文学范式到口头文学范式的拓延，多学科方法的介入。由民间文学分化出来最终形成了口头文学这一特定文学研究，将史诗学、神话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志、宗教学、社会学的跨学科纽结在一起，在真正意义上建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特有的内容。其三是“当代性”意识的觉醒，即意识到民族文学研究发生学意义上的政治属性，及介入性的民主与平等关怀，从而再次试图将“边缘化”语

境中文学与政治的疏离关系进行缝合，借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参与公共性议题的讨论，进而努力进入到当代和未来的历史建构实践之中。这种意识到的历史意识，可以让我们恢复对于“文学”本身的陌生化理解，进而刷新和开创文学研究新的局面。

本论文集就是试图全面展示三十年来中国各民族文学研究各个分支部分所走过的履痕轨迹，留下历史的证言。取名为《历史的侧面》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民族文学研究》创刊以来的代表性成果展示，是文学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曾经在文学研究的整体话语权重里分量甚微，但无可否认地构成了文学研究的生动侧面；另一方面，我们不仅要认识历史、解释历史，更重要的在于改造历史、创造历史，作为文学史“侧面”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未必会成为文学史的“正面”，却是“全面”所不可或缺的。

我们总结前尘，是为了着眼未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文学历史与现实本身的全面实践。

一项开创性的事业

——周扬同志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周 扬

1983年4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周扬，会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和《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听取了王平凡、马学良等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工作、《民族文学研究》的组创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的筹备等方面的情况汇报。在会见时，周扬同志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和创办《民族文学研究》刊物等工作，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周扬同志说，他完全赞同要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过去还没有全国性的刊物，现在我们要创办，这很好，他很支持。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中有很多具有开创的性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属于这种具有开创性的事业。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我们在许多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有很大发展。但是，还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并且与我们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和人民当前的需要相比也不相称。因此现在要做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这就需要有开创的精神和热情。有许多工作，在开始的时候，常常不能很快地引起社会上普遍的关注，只有较少的人去搞，困难也就比较多一些。但是，这些在开创时只有少数人去搞的工作，可以是有普遍影响的，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比如，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是一项与我国几十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有关的事业。但在目前可能还没有很多人从事这项事业。所以，重要的是要有开创精神和热情。有些很重要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人不多，但是由于他们有热情，就搞起来了。如果没有人坚持去办，这

项事业就可能推迟下去，甚至推迟很多年。现在一些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同志热情很高，这应当鼓励。

周扬同志在谈话中反复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事业，各有关方面都应该重视。不但社会科学院要抓，而且首先要依靠国家民委的支持和指导。我国一共有55个少数民族，生活在很广大的地区里，有很悠久的历史。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有上千年的历史，比美国诞生以来的历史还要长几倍。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但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在等待开发，还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在等待开发。各个少数民族的精神财富，不仅属于本民族，并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的情况是还有些顾不上去抓。“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工作受到破坏，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事业也遭受很大的损失。有一些民间老艺人被整死了。他们本来是很宝贵的财富。现在要抓紧补救。

周扬同志说，历史发展证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民族的共同性会越来越多。在交通不发达的社会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常常受到很大局限。现在，情况不同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会越来越广泛。这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现代文学，确实是世界性的文学，在世界性的文学中，包括各个民族的文学。在国内各民族的关系上，我们党历来强调，不要搞大汉族主义，也不要搞地方民族主义。在对待国内各个民族的文学遗产和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也要坚持这个原则。我们反对搞地方民族主义。但是，并不能由此就不去研究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和历史。我们还是要很好地去考察和研究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有些少数民族人口不多，但是有很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很悠久的历史。不能因为人口少，就不予承认。应该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应该承认事实。现在，国外有些学者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很感兴趣。比如，日本在敦煌文学的研究方面，就很起劲。他们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也搞出了一些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55页。

我们自然应该比他们更重视对自己文化的研究，取得更多的成果。

关于如何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周扬同志说，首先要抓好研究队伍的建设。这样重要的事业，人少了是不行的。所以要抓紧培养人才。希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要特别重视这个问题。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研究人才。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同志多一些才好。在人员的民族成分方面，也要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才好。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内，有的民族可能只有一个人，但是，他是代表了整个一个民族的，因此，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培养专业干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可以招研究生，也可以办研究班，还可以选送一些人出国学习。在少数民族文学中，民间文学的比重很大。20世纪50年代，我们曾选送人到国外进修民间文学，现在他们已成为骨干。可是人数少了些。今后，可以多选送一些。

周扬同志说，我们有些人，可能是本民族的第一代文学研究人才。我们不但要搞好自己的科研项目，而且要做好培养第二代、第三代的工作。

在谈到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的研究情况时，周扬同志说，藏族有很悠久的历史。在唐代，吐蕃是很强盛的民族。藏族的文化需要我们去认真的研究。

在会见中，大家还谈到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问题。周扬同志说，这方面的工作很重要。搞好翻译工作，就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少数民族文学。

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办问题，周扬同志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民族文学》，主要是发表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现在我们要办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刊物发表研究成果。这两个刊物要多通气，互相支持。他希望我们要用开创精神办好这个刊物，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力量团结在一起，推动这个事业的不断发展。

周扬同志最后说：“总之，我很赞成你们的事业。由于年老体弱，我不能为你们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为你们呼吁，起到呐喊的作用。但主要的工作还是要靠你们，靠你们的热情和开创精神。”

当在座的同志们邀请周扬同志参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时，他说：“我很希望能参加你们的会议，但最近身体情况确实不好，所以就不能参加了。希望你们把年会开好，预祝这届年会圆满成功。”

编者按：此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创立两周年，《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创办之际，周扬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谈话整理稿。

目 录

序	刘大先 / 001
一项开创性的事业	
——周扬同志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周 扬 / 005
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文学的思想	梁一孺 / 001
试论古代少数民族文论的价值与地位	王佑夫 / 023
期待于民族文学研究的	樊 骏 / 036
桑烟中诞生的世界	
——藏族长篇小说缘起散论	(藏族) 丹珠昂奔 / 048
维吾尔古典文学中的辩论体裁初探	
…… (维吾尔族) 海热提江·乌斯曼 (维吾尔族) 巴合提亚 译 / 059	
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白话讲史小说	李炳海 / 068
论哈斯宝在蒙古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	(蒙古族) 格日勒图 / 074
《诗镜》与西藏诗学研究	赵 康 / 090
西域佛教戏剧对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贡献	郎 樱 / 099
“北方文学”的宏观价值与基本功能	杨 义 / 113
儒学的蒙古化与尹湛纳希的近代民族启蒙思想 … (蒙古族) 扎拉嘎 / 123	
文学中的历史记忆	
——从杨令公之死故事演变看宋辽关系之民族认同	张春晓 / 140

中国民间故事分类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马学良 (纳西族) 白庚胜 / 153
关于阿尔泰语系民族英雄史诗、英雄故事的	
一些共性问题	(蒙古族) 仁钦道尔吉 / 164
文本和生活: 民俗研究的两种学术取向	高丙中 / 174
口头诗学的本文概念	(朝鲜族) 尹虎彬 / 186
口传史诗的田野作业问题	
——南斯拉夫和蒙古史诗田野作业评述	(蒙古族) 朝戈金 / 195
从书面范式到口头范式: 论民间文艺学的范式转换与	
学科独立	刘宗迪 / 204
形成期之宝卷与佛教之忏法、俗讲和“变文”	车锡伦 / 219
从传说到信仰: 一个蒙古村落民间叙事传统的文化运行	
——以珠腊沁村公主传说为个案	(蒙古族) 纳 钦 / 233
从阿拜到唐加勒克	
——关于编写我国哈萨克文学史的一些思考	哈 拜 / 259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学科问题与现代性	
意识形态	吕 微 / 268
1912~1937: 中国文学史中的民族观与民族文学叙事	李晓峰 / 287
民族文学与文学性问题	刘俐俐 / 299
公共性: 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	欧阳可惺 / 311
生命的突围与审美的重构	
——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的文化策略	
.....	(彝族) 阿库乌雾 / 322
“边界写作”与“第三空间”的构建: 扎西达娃和拉什迪的	
跨文化“对话”	史安斌 / 331
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的藏族母语写作及解读	(藏族) 德吉草 / 345
历史书写与数字传播: 台湾原住民“文学”论述的	
两种思维	陈芷凡 / 352

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民族文学的思想

梁一孺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两个对应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并不存在超越时空、凌驾于各民族之上的所谓“全人类文学”。就一般意义上讲，民族文学是世界文学形成前几年来各民族创造的精神成果，是民族生活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千姿百态的艺术花朵（在我国，“民族文学”特指少数民族的文学。经典著作中没有这层含义）。研究民族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探讨它在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中形成的民族风格，以及各种民族文学间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的经验，这不但有利于民族文学自身的繁荣，而且对把握文学的一般规律，也非常有益。

一 民族文学的构成

马克思赞赏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布封的名言：“风格却就是本人。”^①文艺的民族风格也是本民族自身形象的感性显现，即民族精神面貌、心理状态的自然表露。大致来说，民族文学是由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构成的：反映民族生活和本民族思想感情的内容要素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族形式。民族生活本身就具有不同于别国别民族的特殊性，因而作为生活反映的文学作品，也必然在内容上带有一定的民族性。同时文学作品中的民族生活特殊性还要经过民族作家头脑的加工，经过民族心理素质的

^① 布封：《论风格》，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223页。

“过滤、增强和放大”，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焕发出民族光彩，表现着民族精神。这样，民族生活的客观因素和民族作家的主观因素两相契合熔铸，便形成了民族文学思想内容上的特色。

构成民族文学内容的客观因素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民族题材、祖国题材。恩格斯对拉萨尔宣扬唯心史观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唯独对它的民族题材表示赞赏。“从题材上看，从处理上看都是德国民族的戏剧”，这一点曾使恩格斯的情绪非常“激动”，以至需要读过三四遍才能冷静地作出判断。列宁流寓瑞士期间很少看戏，但是听到上演列夫·托尔斯泰的《活尸》时，却欣然前往，一直“紧张地、激动地注视演出”。祖国题材对客居异乡的列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个戏特别使他震动。后来他又去看了一遍”。19世纪中叶，丹麦在贸易、工业、政治等方面“都处于绝对依赖德国的地位”，它的文学也脱离了民族生活，“从德国获得全部文学资料”。恩格斯认为这样的文学不配称作民族文学，它“实际上是德国文学拙劣的翻版”。可是与此相反，丹麦的民间文学却充满着民间的活力，全都取材于人民的斗争生活，而且“无拘无束，泼辣欢乐”。特别是古丹麦的《英雄诗歌集》就像从“一堆糟粕中间”发掘出来的一种“绝妙的东西”，使恩格斯倍加喜爱。他曾经把这本诗集中的一首《提德曼老爷》亲自译成德文寄赠朋友，指出“这首富有朝气的古代农民歌曲”对德国也“非常适合”，因为两国的阶级状况颇多类似之处。

民族题材包括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反映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描摹本民族固有的风土人情，都是社会题材的重要内容，十分有利于增强文学的民族特色。恩格斯指出，爱尔兰民间弹唱诗人们作品被看成民族的“最宝贵的遗产”，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民间诗人敢于在英国暴政下歌唱本民族的历史，热情颂扬“他们同时代的为独立而战的爱尔兰首领们的功勋”。这些“充满着深沉的忧郁”的民歌真实地表达了民族情绪，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因而弹唱诗人们被英国人视为“民族的、反英格兰的传统的主要代表者”而横遭迫害。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中的《马赛曲》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难忘的革命歌曲，它唱出了德意志帝国铁蹄蹂躏下法兰西民族的心声，并且冲破了国界，永远激励着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列宁流亡法国期间，特别喜爱他的法国女帮工所唱

的一支爱国歌曲：“你们抢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但我们不管你们，我们仍是法国人；你们尽可以使我们的土地日耳曼化，但是我们的——你们永远得不到！”流亡中的列宁思念祖国，渴望着俄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他时时唱起这支歌，并不断重复着最后两句。“在这些艰苦的岁月中，伊里奇幻想得也最厉害，他老是幻想，……胜利地唱那支阿尔萨斯歌”^①。可见，真实地反映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对于文学民族性的形成至关重要，它是民族文学传统中最普遍最动人的题材和主题。

描摹民族风习、世态人情也容易给文学染上鲜明的民族色彩。风习是民族心理素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具备实在的物质条件和明显的活动方式；同时，它还被看成识别民族的重要标志。民族风习又是历史形成的，它的演变相当缓慢。从古代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中就可以发现民俗和民族性格的雏形。这类形象化的“史料”颇有价值，因为从它们的“地方性的意义”中可以反映“整个部落所固有的”性格特点^②。恩格斯一贯重视从国家和民族习俗中研究其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变革的历史，原因是这种传统的“淀积物”上明显地刻写着这个民族物质和精神发展的双重烙印；同时最容易唤起人们对民族的亲切感，激发乡关之思。恩格斯旅居伦敦时收到了一份生辰贺仪——几幅“首都生活的德国风俗画”。这些画既不“古板拘泥和矫揉造作”，又不“装腔作势”，“一切都是真正生活的流露”。远离祖国的恩格斯为此特别高兴，认为这是一份“贵重的礼物”^③。当然，民族风习中也可能包含野蛮落后的东西，作家不能为了获得民族性而去猎奇矜异，不加区别地给以肯定和赞扬。斯大林指出，苏联某些民族中曾经盛行“指腹订亲”，“娶寡嫂为妻”，每逢节日就自己鞭打自己或以剑自刺等陋习^④。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作家不应当以此自傲，更不能把它当成民族风俗画向世界炫耀。

民族特有的自然风貌，也是构成民族题材的客观因素。作为民族四

① 克鲁普斯卡娅：《伊里奇喜爱什么文学作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396~397页。

② 恩格斯：《英格兰和爱尔兰历史手稿》，《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68页。

③ 恩格斯：《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十二日给约翰·迪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卷，第474页。

④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第57~58页。

要素之一的“共同地域”，既是民族生存的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又对培养民族性格、陶冶性情气质产生直接的影响。对许多民族来说，独特的自然风物甚至成为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如古代神庙对希腊，斗兽场对古罗马，莱茵河对德意志，金字塔对埃及，万里长城对中国等。马克思赞美莱蒙托夫对自然的描写是无人能超过的，也无人能与之比拟的。他通过阅读这些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来掌握俄文，其目的是要借此“了解产生这些作品的社会条件和了解他从来没有到过的一个国家的社会情况和生活态度”，同时，也渴望从中得到“美学上的满足”^①，包括领略欣赏这个从未涉足过的俄国大自然的雄奇画面。一般地说，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都有某种特殊性，自然美是养成民族审美意识的客观条件。独特的审美对象和民族审美意识的和谐统一，表现于民族文学的风景画中，就是它那奇异的韵味和音响。恩格斯认为，欧洲各国自然条件的差异对民族心理和情趣影响很深，这都有力地表现于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之中。例如，希腊地理环境优越，“它的天空过分蔚蓝，它的太阳过分灿烂，它的海洋过分壮阔”。古希腊人的泛神主义信仰又给风景染上了神异色彩，把它装在“和谐这个框子里”。这些都非常鲜明地表现在希腊神话和史诗当中。莱茵河流域山川明媚，原野广阔，这种旖旎的景色在笃信上帝的德国人心中仿佛是一幅“具体化了的基督教”画卷，幻想中的天国就在眼前。与此相反，北德意志草原到处是荒漠衰草，枯树傲然挺立，“这里表现出来的是犹太人的世界观”。只有亲身领略过这里草原之夜神秘可怖的人，才能“真正了解格林兄弟的《童话》”。另外，和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的大自然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阳光朦胧，丘陵起伏，铁路在锦绣田野中穿行，全国“简直像一座公园”。这种富于“美妙的诗意”的风景画会使人蓦然想起莎士比亚的喜剧场面，把人引向了已经逝去的“快乐英国的黄金时代”^②。

民族文学的内容诸因素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民族性格，或称民族心理素质。在文学作品中，它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性格不是神秘的抽象符号，也不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谓

① 希·萨·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三联书店，1980，第518、517页。

② 恩格斯：《风景》，《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388～396页。

“生理物质和精神物质的总和”。在唯物历史观看来，它是民族“生活条件的反映”^①，即民族特有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历史决定了民族性格的面貌。另一方面，文学中的民族性格又渗透着作家本人的民族气质，它是“民族的眼睛”静观默察的结果，是作家“从周围环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②。正因如此，无论是实际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性格都是具体可感的，呈现出不容混淆的浮雕性。所谓“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只是说它含蓄蕴藉、微妙复杂，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生动性，难以用简单的语汇和单调的色彩充分表达它的全部内涵；而不是说它根本无法分析和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准确地概括欧洲各民族的主要性格特征，同时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以鲜明生动的表述。如说德国是“哲学的民族”，长于深沉的理论思辨；法国人比美国人更加“机智”“有血有肉，能言善辩”，并且富于“优雅风度”^③。屠格涅夫所刻画的“斯拉夫性格中隐藏的容易激动的一面”，则是“俄罗斯民族灵魂”的突出特点。^④各国无产阶级也都带着各自的民族性：德国是提出学说并创立体系的“理论家”，英国是精于计算的“经济学家”，法国则是纵横捭阖的“政治家”，等等^⑤。列宁认为英国人“不爱抽象理论而以自己的实际主义自豪”，斯大林称赞美国人具有“求实精神”，而俄国人擅长发挥“革命胆略”^⑥。

民族性格在本民族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身上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它具有全民族的同一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其中，劳动群众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优秀人物是民族性格的典型代表。恩格斯指出，大陆上总是习惯于根据“有教养的英国人”来判断英国的民族性格，实际上他们是一批“日暮途穷”的民族败类，“世界上最受鄙视的奴隶”。只有英国工人、贱民、穷人才“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代表着英国民族的光明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8页。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2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65、294页。

④ 希·萨·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三联书店，1980，第518、517页。

⑤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84页。

⑥ 《斯大林论文学和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7~78、73页。